

群体规模、团队荣誉对士兵身份重要性集体自尊的影响

王伟宇^{1,2}, 钟毅平¹, 童真², 周海波¹

(1.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武警 8640 部队,河北 定州 073000)

【摘要】目的:在身份重要性这个维度上考察士兵的内隐集体自尊。方法:通过 Go/No-go 联想测验任务(Go/No-go Association Task,GNAT)收集“高荣誉组”与“低荣誉组”士兵的行为数据,测量两组士兵在“自我-部队首属群体”与“自我-部队次级群体”、“自我-非部队群体”三种任务条件下的 d' 和反应时。结果:GNAT 感受性指标上,团队荣誉的主效应不显著, $F(1,36)=2.073, P>0.05$;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72)=10.924, P<0.01$;团队荣誉与任务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2,72)=10.072, P<0.01$ 。结论:士兵在身份重要性维度上表现出对部队群体的内隐集体自尊效应;群体规模与团队荣誉对士兵内隐集体自尊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内隐集体自尊;身份重要性;团队荣誉;首属群体;次级群体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9)06-0675-03

Influence of Group Size and Team Honor to Implicit Collective Self-esteem of Soldiers on the Importance to Identity

WANG Wei-yu, ZHONG Yi-ping, TONG Zhen, ZHOU Hai-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licit collective self-esteem of soldiers on the dimension of importance to identity. **Methods:** Behavioral data of soldiers, who were divided into high-honour group and low-honor group, were recorded by Go/No-go Association Task. The discriminability and reaction indexes were measured under “selfness+primary group” and “selfness+secondary group” and “selfness+ out-group” task conditions. **Results:** In discriminability (d') of GNAT, the main effects of task condition were significant; while the main effects of team honor were not mark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team honor and task condition we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On the dimension of importance to identity, soldiers show the implicit collective self-esteem effect. Group size and team honor play regulatory roles in the implicit self-esteem of soldiers.

【Key words】 Implicit collective self-esteem; Importance to identity; Team honor; Primary group; Secondary group

近年来,集体自尊逐渐成为自尊研究的热点,国内外研究结果发现,集体自尊与组织支持感、组织承诺、工作绩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1-4]。身份重要性(Importance to Identity)是 Luhtanen 等提出的集体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四维度模型中的一个维度,指所属群体对群体成员自我概念的影响程度^[5]。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军队的组织特征均强调集体主义与社会取向。甘怡群等认为,集体自尊是中国人核心自我评价的核心特质之一^[6]。相关研究发现,集体自尊是中国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成分^[7]。中外军队文献提示我们,部队集体对士兵自我概念的形成,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集体规模;二是荣誉程度。大多数军队都十分关注士兵之间“面对面”的亲密伙伴关系, Little 对于韩国军队两人“伙伴系统”优势作用的观察表明,接受并信任另一个士兵是大有好处的^[8]。中国军队一直将“三互小组”作为士兵内部关系的重要基础。Shils 和 Janowitz 的文章不断地使用“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这个

术语,将其定义为以面对面的亲密联系与合作为特征^[9]。而作为与士兵集体自我概念形成紧密相关的集体荣誉,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连队构成了士兵的日常生活圈子,但如果士兵们不能从这个连队的荣誉中产生自豪感,那么,其集体自我概念就可能不牢固,更谈不上为这样一种组织而献身。

就研究方法而言,近年来的集体自尊研究主要采用外显测量方法,内隐集体自尊的研究很少,也还没有针对军人群体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旨在验证士兵内隐集体自尊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团队荣誉与群体规模对士兵内隐集体自尊有何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武警某机动部队两个连队战士 47 名,先进连队作为“高荣誉组”,后进连队作为“低荣誉组”。先进连队 24 人,后进连队 23 人,均为男性,身体健康,视力正常,年龄在 18-22 岁之间。其中,6 名被试数据错误率过高,3 名被试因电脑操作问题而中断实验,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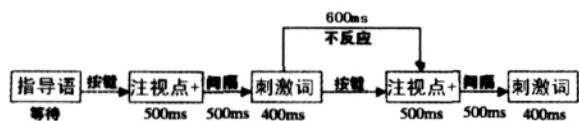
据被剔除,得有效被试 38 名(先进连队 19 人,后进连队 19 人)。

1.2 实验程序

本研究通过 Go/No-go 联想测验任务(Go/No-go Association Task,GNAT)收集两组士兵的行为数据。计算结果时,GNAT 采用感受性(d')指标,将正确的“Go”反应称为击中率,将不正确的“Go”反应称为虚报率,将击中率和虚报率转化为 z 分数后,其差值即为 d' 分数,表明从噪音中区分信号的能力。

实验时,被试坐在隔音、亮度适中的电磁屏蔽室中。正式实验前,被试先做练习,以便被试了解实验要求。正式实验中,根据任务要求分为三个组块,①自我一部队首属群体;②自我一部队次级群体;③自我一非部队群体。在每个组块,所有刺激呈现两次,信号和噪音的比例为 1:1,每个组块的信号和噪音共 80 个(即所有刺激呈现两遍)。三个组块的呈现顺序被试间平衡,组块内部各刺激词随机出现。每两个组块结束后,给被试短暂休息时间。

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先出现一个“+”,同时屏幕下方提示本组块的信号类别(如,自我或部队首属群体),待“+”和提示消失后,屏幕中央出现刺激词。如果刺激词属于信号类别,要求被试按空格键反应;如果刺激词不属于信号类别,被试不做反应。如果被试按键,电脑将自动记录反应时间,如果被试不按键,刺激词会在 600ms 之后消失。实验时要求被试尽可能又快又好地进行反应。整个实验,大约 45 分钟。刺激呈现模式见附图。



附图 GNAT 的刺激呈现模式

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我词;第二类是集体类别词。自我词共 10 个:我、我的、自己、自己的、俺、俺的、咱、咱的、自我、本人。集体类别词共 30 个,分为三种情况。一为部队首属群体词(10 个):4 连、四连、步兵 4 连、步兵四连、2 排、二排、4 连 2 排、四连 2 排、61 分队、博山连。二为部队次级群体词(10 个):武警、武装警察、武警部队、8640 部队、八六四零部队、8642 部队、八六四二部队、内卫部队、机动部队、第 xxx 团。三为非部队群体词(10 个):青年、青年的、学生、学生的、年轻人、年轻人的、公民、公民的、男性、男性的。部队首属群体词,是被试者所属的

连以下各级单位的番号、代号、别称,由于所选被试来自于不同的小单位,因而,首属群体词需根据具体被试的所属小单位进行调整,但材料的性质是相同的;部队次级群体词,是被试者所属的营以上各级单位的称号、番号、代号,由于所选被试均来自于相同的大单位,因而次级群体词无须调整;非部队群体词,是被试者所属的非部队群体词,所选士兵参军前均为学生身份,因而将“学生”列为非部队群体词。

2 结 果

2.1 感受性指标(d')

被试在三种任务条件下两组被试的感受性指标见表 1。按照两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团队荣誉的主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F(1,36)=2.073, P>0.05$;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72)=10.924, P<0.01$;其中,“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00$,“自我一次级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01$,“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次级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团队荣誉与任务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2,72)=10.072, P<0.01$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自我一非军群体”任务条件下,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P>0.05$;在“自我一首属群体”条件下,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显著, $P=0.037$;在“自我一次级群体”条件下,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显著, $P=0.044$ 。

在“低荣誉组”的水平上,“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次级群体”的差异都不显著,而“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接近显著差异($P=0.051$),“自我一次级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7$)。在“高荣誉组”的水平上,“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次级群体”的差异也不显著,而“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5$),“自我一次级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差异显著($P=0.036$)。

2.2 反应时指标

在三种任务条件下两组被试的反应性指标见表 2。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团队荣誉的主效应不显著, $F(1,36)=2.901, P>0.05$;任务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72)=9.887, P<0.01$;“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15$,“自我一次级群体”与“自我一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22$,“自我一首属群体”与“自我一次级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团队荣誉与任务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2,72)$

$=9.072, P<0.01$ 。在“自我—非军群体”任务条件下, 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P>0.05$; 在“自我—首属群体”条件下, 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显著, $P=0.042$; 在“自我—次级群体”条件下, 团队荣誉的简单效应显著, $P=0.019$ 。在“低荣誉组”的水平上, “自我—首属群体”与“自我—次级群体”的差异都不显著, 而“自我—首属群体”与“自我—非军群体”之间显著差异 ($P=0.047$), “自我—次级群体”与“自我—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42$)。在“高荣誉组”的水平上, “自我—首属群体”与“自我—次级群体”的差异也不显著, 而“自我—首属群体”与“自我—非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19$), “自我—次级群体”与“自我—非军群体”之间显著差异 ($P=0.046$)。

表 1 不同任务条件下的感受性指标 ($n=19$)

任务条件	团队荣誉	Mean	SD
自我—首属群体	高荣誉组	4.7852	0.9608
	低荣誉组	4.1613	1.1045
自我—次级群体	高荣誉组	4.1292	0.8642
	低荣誉组	4.5475	0.9277
自我—非部队群体	高荣誉组	2.3204	0.7824
	低荣誉组	2.4476	1.0172

表 2 不同任务条件下的反应时指标 ($n=19$)

任务条件	团队荣誉	Mean	SD
自我—首属群体	高荣誉组	451.25	41.12
	低荣誉组	480.54	38.74
自我—次级群体	高荣誉组	478.20	40.03
	低荣誉组	460.73	27.98
自我—非部队群体	高荣誉组	502.12	39.82
	低荣誉组	498.75	42.17

注: 反应时单位为: ms

3 讨 论

根据 Greenwald 的内隐整合理论, 士兵的集体自我概念越牢固、集体态度越积极, 其内隐集体自尊就越强。“集体”与“自我”概念的联结强度反映了士兵集体自我概念的牢固程度, 意味着部队群体对士兵自我概念的影响程度, 在身份重要性维度上体现士兵的内隐集体自尊。

本研究的 GNAT 测验中, 不论是在感受性指标 d' 上, 或者反应时指标上, 不论高荣誉组, 还是低荣誉组, 士兵在“自我—部队群体”(包含首属群体与次级群体两种情况)任务条件下与在“自我—非部队群体”条件下的实验结果之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种显著差异意味着, 在士兵的认知框架中, “自我”概念与“部队”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远远高于“自我”概念

与各种“非部队”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 说明了部队集体对士兵的自我概念具有其它群体所不可比拟的重要影响, 从身份重要性维度上验证了士兵内隐集体自尊的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 团队荣誉在“自我—非部队群体”条件下的简单效应并不显著, 而在“自我—部队首属群体”与“自我—部队次级群体”条件下的简单效应显著。即使是低团队荣誉组的战士, 在身份重要性维度上仍表现出了针对部队群体的内隐集体自尊效应, 也就是说, 在身份重要性维度上, 单位的低荣誉并没有降低单位成员的集体自尊, 这说明, 团队荣誉对士兵集体身份重要性的影响仅局限于部队群体的内部(差异体现在首属群体与次级群体之间)。

团队荣誉的高低对士兵集体自尊效应的具体影响是, 那些所属单位荣誉比较低的士兵, 对“自我—首属群体”的感受性显著低于对“自我—次级群体”的感受性; 而那些所属单位荣誉比较高的士兵, 对“自我—首属群体”的感受性则显著高于“自我—次级群体”的感受性。本实验的行为学数据与军事领域的许多文献是一致的, 那些具有极高荣誉的团队, 尤其是战功卓著的团队, 其成员往往具有极强的排外性, 但是普通团队或者落后团队的士兵未必会有强烈的自卑感。

Crocker 和 Wolfe 指出, 评价一个事件对自尊或自尊的意义, 不是依据客观标准, 而是依据个体自身对事件的主观解释^[10]。与此类似, 个体对其所属群体表现或价值的判断, 虽然不排除有其客观的信息来源, 但是仍然受到了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我防御策略与自我提升动机^[11]。在本实验中, 对于高荣誉组的被试来说, 既然首属群体所获得的巨大荣誉可以促进自我提升, 那么, 他会在无意识中将“自我”与“首属群体”进行紧密联系, 为了维护这种联系的唯一性, 甚至于对“次级群体”采取排斥态度; 而对于低荣誉组的被试来说, 首属群体不能够促进自我提升, 甚至于会威胁到自我提升, 他会“自动地”减弱“自我”与“首属群体”之间的认知联结, 而会在无意识中主动寻找更大次级群体的荣誉来促进自我提升。这种自我防御与自我提升的策略, 其目标可能是维持士兵个体自尊、集体自尊、集体态度、集体自我概念等构成的内隐认知结构的一致性, 促进个体心理的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磊. 自尊的群体关联性及其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124-129

的 SCL-90 常模是相对偏低的一种参考标准。如刘恒、张建新在探索中国中学生常模时得出的中学生样本的各项因子分与 1986 年青年组(18-29 岁)常模的因子分均有明显差异^[10]。其他学者也对 1986 年所建立的 SCL-90 常模提出了异议^[11],王金道在讨论 SCL-90 量表使用的现状及检测心理健康的异议时,也指出常模没有及时修订^[12]。由此可见,制定新的常模的意义十分重大。

3.2 江苏省普通人群 SCL-90-R 新常模特点分析

同 1986 年常模相比,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的因子数有所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男性,女性除了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值与男性相同,敌对、偏执的因子分略低于男性以外,其他因子分均高于男性,其中抑郁因子分显著高于男性($P<0.01$),而 1986 年常模女性大多数因子分是低于男性的。这与近年来女性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承担面对的越来越多有直接联系。

本次采样依照江苏省人口普查的数据,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各年龄段的采样人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结果发现,除躯体化因子在不同年龄组有差异外,其他因子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当今社会不同年龄人群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这与临床上个各年龄组的就医情况比较符合。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中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恐怖等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各因子分均值最高。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对于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力:受教育程度越低,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与许清鹏等^[13]得到的“中技组和高中组得分较高,小学组得分最低”这一结果不同。

参 考 文 献

- 1 Derogatis LR. SCL-90: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 manual-I for the R(revised) vers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977
- 2 Hardt J, Gerbershagen HU, Franke P. The symptomcheck-list, SCL-90-R: Its use and characteristics in chronic pain patients. Eur J Pain, 2000, 4, 137-148
- 3 Schmitz N, Kruse J, Heckrath C, Alberti L, Tress W. Diagnosing mental disorders in primary care: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and the Symptom Check List (SCL-90-R) as screening instruments.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1999, 34:360-366
- 4 Cunha I, Brissos S, Dinis M, Mendes I,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Symptom Checklist-90 in two different population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 Epilepsy Behav, 2003, 4:733-739
- 5 Aben I, Verhey F, Lousberg R, Lodder J, Honig A. Validity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SCL-90,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as screening instruments for depression in stroke patients. Psychosomatics, 2002, 43:386-393
- 6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31-35
- 7 王征宇. 症状自评量表. 上海精神医学,1984,2:68-70
- 8 金华,吴文源. 中国正常人 SCL-90 评定结果的初步分析.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12:260-262
- 9 唐秋萍,程灶火,袁爱华,等. SCL-90 在中国的应用与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7(1):16
- 10 刘恒,张建新. 我国中学生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88-90
- 11 陈树林,李凌江. SCL-90 信度效度检验和常模的再比较.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3,29(5):323
- 12 王金道. SCL-90 量表使用的现状及检测心理健康的异议.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1):15-17
- 13 许清鹏,陈龙,裴华,等. 不同群体 SCL-90 评定结果的比较.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2):171-175

(收稿日期:2009-05-08)

(上接第 677 页)

- 2 张力为,梁展鹏. 运动员的生活满意感:个人自尊与集体自尊的贡献. 心理学报,2002,2:160-167
- 3 Miyuki T. Does public image of nurses matter?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2002, 118(4):196-205
- 4 薛松,李永鑫. 大学新生集体自尊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6:640-641
- 5 Luhtanen R, Crocker J. A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Self-evaluation of one's social identity.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2, 18:
- 6 甘怡群,王纯,胡潇潇. 中国人的核心自我评价的理论构想. 心理科学进展,2007,2:217-223
- 7 甘怡群,奚庄庄,胡月琴,张轶文. 核心自我评价预测学业倦怠的新成分:集体自尊.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5:709-715

- 8 Little R. Buddy relations and combat performance. In Janowitz M. The new military. New York: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64. 195-224
- 9 Shils FA, Janowitz M.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2.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8, 12:280-315
- 10 Crocker J, Wolfe C.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108:593-623
- 11 Crocker J, Major B. Social stigma and self-esteem: The self-protective properties of stigma.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 96:608-630

(收稿日期:2009-05-21)